

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

中国现代 散文选

1918—1949

第七卷



1266/29
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

0275/119

中国现代 散文选

1918—1949

第七卷

中国社会科学院
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



20949763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

949763

封面设计：尹凤阁

中国现代散文选(七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53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4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4,000

书号 18019·3573

定价 2.15 元

DZ75/19

第七卷

目次

王任叔

《鲁迅风》发刊词.....	1
说笋之类	3
站在壁角里的人.....	8

石 灵

无花果树	12
狭的天地	16

黄 钢

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	19
我看见了八路军	38
雨	67

周木斋

影痕	77
无感之感	79
三年	81

沙 汀

随军散记(节选)	83
----------------	----

魏 巍

雁宿崖战斗小景.....	167
--------------	-----

庄瑞源

- 夜阴 175
五月的船 181

何 为

- 大地的脉息 189
《新月诗选》 199
《茵梦湖》 201
悲多芬：一个巨人 203

田仲济

- 盐之故乡巡礼 207
更夫 212
梦 216

一 文

- 金子 221
残梦 223
雷 225
江之歌 227

邓 康

- 五十九个殉难者 229

周洁夫

- 越老越进步 232
追击 242

司马文森

- 磨 249
谈扒手 256

邹绿芷

故园草	259
秦 似	
恶梦	264
怀念	266
《野草》两年小志	269
城与年	273
郭 风	
桥	275
江	277
耍猴	280
沈 重	
棋盘陀上五壮士	284
康 濯	
风暴代县城	292
林默涵	
打倒穷困	301
人头蜘蛛	304
寻根究底	306
狮和龙	308
周 游	
冀中宋庄之战	312
冯雪峰	
简论市侩主义	324
发疯	329
民主和“不是不民主”	333
顽固略解	335

对光明的拥抱力	340
残酷与麻木	348
湮灭	350
叛逆	352

秦 牧

伯乐与马	354
私刑·人市·血的赏玩	359
野兽	366

周而复

海上的遭遇	371
诺尔曼·白求恩断片	385

欧阳山

人山人海	416
活在新社会里	420

华 山

窑洞阵地战	425
承德撤退	436
战线纵横	442
英雄的十月	458

李 立

井冈山,我又看到你!	469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逯 斐

转变	477
----------	-----

林 莽

雨	486
夜抄	488

西 虹

老轱车匠493

战友归来501

陈残云

山乡的问讯511

走大路的人515

华 嘉

渔梁小集523

马 宁

我的小品531

草 明

龙烟的三月537

沙漠之夜541

徐 迟

自由竞争545

管 桦

妈妈同志550

曾 克

乡居生活558

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.....560

彦 夫

桥575

张香山

记刘伯承将军587

孙 犁

邢兰592

采蒲台的苇	605
织席记	607
王香菊	610
像片	613
“帅府”巡礼	615
林淡秋	
忆柔石	618
萧也牧	
黄昏	625
柯 岗	
铡上的血	630
红军的妈妈	633
冯 牧	
曾经是奴隶的英雄	636
陆 地	
爬犁及其他	662
杜 埃	
乡情曲	668
春天的步声	673
林 林	
劳动的音乐	676
白 刃	
英雄活着	679
大歼灭战的小故事	686
江 帆	
离开的时候	691

韩希梁

让蒋介石去哭泣吧703

季 音

地狱茅家岭708

赖少其

站铁笼的第一天714

洪 林

一支运粮队719

《鲁迅风》发刊词

王任叔

好久以前，我们就想办个同人刊物，一苦于没有机会，二苦于想不到好名字，这回出版《鲁迅风》，也不过“就近取便”，别无其它用意。

我们景仰鲁迅先生，那是无用多说的。高天之下，厚地之上，芸芸众生，景仰鲁迅先生者，何啻万千。我们不过是万千人中的少数几个。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并不深，偶拈片光吉羽，即觉欣然有得，其实还是一无所知。这是学识所限，无可如何的。

以政治家的立场，来估量鲁迅先生，毛泽东先生说他“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”，而且“是新中国的圣人”。我们为文艺学徒，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，处处值得我们取法。

通过鲁迅先生的全生涯，他所研究的学术范围之广博与精到，在今天，我们实在还没有找到第二个人。他有丰富的科学智识，他有湛深的国学根底，他极其娴习历史，他正确把握现实，他思想深刻，他眼光远大，他那卓越的文艺作品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国际地位，而这一切，鲁迅先生都以斗争精神贯彻着。

谁都知道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，但谁都忘却我们更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所附丽的学术业绩；没有这业绩，也没有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，这该是自明之理，无须我们唠叨；然而我们将怎样来接受这一份遗产，沿着鲁迅先生所走

过的，所指示的路走去，这是我们日夜惮思而企求着的。

固然，各人的禀赋不同，学殖互异，学习模仿，并非绝对的事。鲁迅先生之于青年，也未必如螟蛉之于青虫，祝望“类我！类我！”但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这是我们微末的心情，类与不类，本非所计。

生在斗争的时代，是无法逃避斗争的。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，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，袭击当前的大敌；说我们这刊物有些“用意”，那便是唯一的“用意”了。

然而，我们将在虚心的学习中，虚心地接受一切批评。

（选自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《鲁迅风》第一期）

说笋之类

王任叔

近来常在小菜之间，偶然拨到几片笋，为了价昂，娘姨不能多买，也就在小菜里略略掺和几片，以示点缀。但这使我于举箸之时，油然的想到了故乡，不免有点“怀乡病”了。

我之爱笋，倒不是为的它那“挺然翘然”的姿势。日本学者之侮蔑中国，真可说是“无微不至”。鲁迅先生的《马上支日记》，有这样的一节话：

“安冈氏又自己说——

“笋和支那人的关系，也与虾正相同，彼国人的嗜笋，可谓在日本人之上。虽然是可笑的话，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，引起想象来的罢。”

“会稽至今多竹。竹，古人是很宝贵的，所以曾有‘会稽竹箭’的话。然而宝贵它的原因，是在可以做箭，用于战斗，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象男根。多竹，即多笋；因为多，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。我在故乡，就吃了十多年笋，现在回想，自省无论如何，总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，爱它‘挺然翘然’的思想的影子来。”

我是不很佩服我们东邻的所谓“文化艺术”的。也许由于我的浅尝，无法理解他们的伟大。但自明治维新以来，日本没有一个文学者，能及得上我们的鲁迅先生。这也许和日本资本主义

的发展始终脱不了封建势力的束缚有点关系，在文化艺术的领域上，只看到他们风气的流变：自自然主义而至理想主义，而至“左翼运动”，大半都停留在表面上，不可能有更深入的发掘。安冈秀夫的话，也许多少受到弗洛特学说的影响，然而以此作为侮蔑中国民族性的刻划，确实是可观了。

因为爱吃笋，就想到乡间掘笋的故事，真所谓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”。我家老屋后门，就有一大块竹山。中国人固然有以竹为箭，用于战斗；但最古时候，还有用蒲的。《左传》所谓“董泽之蒲，可胜既乎”。那说来，真是“草木皆兵”了。这可见中国民族是最坚韧善斗的。不过世界上杀人武器，既已通行枪炮，以竹为箭，成了我们孩子时代的玩艺。古风杳渺，乡之人也早没有见竹而思战斗的积习了。他们欢喜培竹，一则为图出息，二则为图口舌，三则如遇我辈文人雅士，聊供消暑纳凉，吟诗入画罢了。

我没有“赋得修竹”的才能，更没有写松竹梅岁寒三友图的本领。但却时常跟着长工去掘过笋。笋而必须掘，那已可见并不是一定“挺然翹然”的了。大概城市里人，想象特别丰富，虽然在植物学书上，也看到过“块根”“块茎”之说，但一入乡间，也不免有刘老老进大观园之慨。五四时候，一般青年激于义愤，以大写壹字的资格——因为有别于寻常戏子，他们以大写壹字自居，而将寻常戏子比之为小写一字，——入乡演剧宣传，一看满地的“田田荷叶”，均皆惊奇不置。一经询问之下，始知为常吃的芋艿，不免大失所望。他们全以为芋艿该如桔子李子，是结在树上的。人之智愚不肖，不能以书本为标本，于此已可概见了。入冬之时，竹山里的笋，其未“挺然翹然”，怕也出于安冈秀夫自己的想象之外吧。

掘笋功事，非专家不办。大抵冬霜既降，而绿竹尚“秀色可

餐”——这说来，自然是好吃的民族了——土地坚实异常；冬笋则必裂地而出。据说是人间春意，先发于地。竹根得春气之先，便茁新芽，是即为笋。笋伏处土中，日趋茁壮。乡人于此之时，即从事采掘，如发宝藏，虽并不容易，但乡人类能“善观气色”，“格竹”致知。从竹的年龄与枝叶的方位，知道它盘根所在。循根发掘，每每能获得“小黄猫”似的笋。我不大了解他们掘得笋时的喜悦心情，在我则是掘得新笋一株，赛获黄金万两。吃笋固然快乐，掘笋则更觉趣味无穷。

这也许由于我“得之也难，则爱之也深。”希望成于战斗，地下的“小黄猫”，是人间的大希望。我于此而体念到人生的意味。大抵我的掘笋方法，专看地上裂缝。因笋有成竹而为箭的使命，所以特别顽强，不论土地如何结实，甚至有巨石高压，它必欲“挺身而出”，故初则裂地为缝，终则夺缝怒长。即有巨石，亦必被掀到一旁。大抵冬笋是它尚未出于地面之称，并非与毛缝笋为不同种类。一为毛笋，只须塌地斩断，不劳你东搜西寻了。所以一作羹汤，也就觉得鲜味稍杀。

在绿竹丛中黄草堆里，要寻到所谓笋的“爆”，实在困难。我家“长工”“看牛”之类，又常和我取笑，当我转过背去，就用锄向地上一掘，做成个假的“爆”，并且做出种种暗示，叫我向那爆裂处走去。一待我发现这个，使用力的掘，弄得筋疲力竭，还是一无所获，而他们却柱锄站立一旁，浅浅微笑了。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”，而我则不作如是想，大抵每一早晨，我非掘得一二株笋，是不愿回家的。

然而，有时，于无意之间，与姊妹嬉顽于竹林深处，或采毛茛咀嚼，或筑石为城，翻动乱石，忽见“小黄猫”出现眼前，那真大喜过望，莫不号跳回家，携锄入山。真有“长铗长铗白木柄，吾生托

子以为命”之慨了。

不过乡人之于竹，有“笋山”与“竹山”之分。我家就有一大竹山，一小笋山。竹山专用以培竹。笋山大都邻近居处，便于采掘。竹山则专有管山人司值，禁止一切人等偷掘冬笋。竹山每年一度壅培，即用管山人所饲之牛的“牛粪”。壅培之时，大概在秋末冬初。这事在富农的我家，仿佛是个节日，我也曾跟长工雇工，参与这种盛会。目的不在去闻牛粪香味，而在管山人的一顿好小菜。壅山之日，主人与管山人同至山地数竹，将每一竹上用桐油写上房记；我则跟随在瘦长的父亲的身后，看着他提着一竹筒黑油，用毛笔沾油作书的有趣情景。这在乡间叫做“号竹”。父亲号竹的本领，极其高妙，笔触竹竿，如走龙蛇，顷刻即就。有时是“明房”两字，有时则为“王明房”。这打算自然不同于竹上题诗。竹既有号，则偷儿便无所用其技了。固然伐竹之时，可将它记号刮去。但被刮过的竹，背到村里，人们也就侧目而视。这大概就是张伯伦所谓“道德的效果”吧！

我是不大明白父亲那种爱竹心理的。但每当秋夏之交，父亲又率长工上山去了，将竹山上的老竹删去一批，背到村前溪滩，唤筏工，锁竹成筏，专等老天下雨，溪水高涨。大概秋雨一阵过后，父亲就背上糈囊，上城去了。同时，筏工也撑着竹筏，顺水而下。有时，父亲且与做长板生意的合作，让竹筏上载着许多木头刨成的长板，轴驴接尾的浩浩荡荡流着出去。乡下孩子所见甚小，每遇此情此景，是觉颇为“壮观”的。

背着糈囊上路的父亲，不到一月左右，也就捎着“凤仙袋”喜气洋洋的回来了。母亲自然是慰劳备至，首先为他招呼面水脚水。父亲本不喝酒，但在这一次餐桌上，母亲总为他烫下几两黄酒，姑且小饮几杯，说是赶赶寒气，而我所欣喜的则又是藉此也

有一顿好小菜吃。

自掘笋以至壅竹卖竹，这情景在今天想来，宛然如画。叹童时之不可复回，慨“古风”之未必长存，我虽泄气，却还欣然。然而脚踏实地，父亲时代乡人们的艰苦奋斗精神，那确实是如笋如竹，挺然翘然，不可一世的！

我们兄弟之间，已没有人步父亲后尘，过这艰苦奋斗的生活了。

我在海外流浪，已十余年于兹，故乡山色，是否一仍旧观，亦无法想象。我本无所爱于故乡，但身处孤岛，每天总可碰到些失却家乡流浪街头的难胞。他们惦念着祖宗的遗业，他们忘不了自己的土地。他们也许时时做着家园的梦，牛的梦，犁头的梦，甚至闻着牛粪的气息，然而他们的故乡呢？这使我于悲悯他们的境遇之后，略觉矜矜，我的故乡依然还是我们的！但不知有谁负起捍卫这乡邦的责任？一九二七年，二兄在世，故乡是曾经吼过来的。亡友董挚兴的血，怕还未必干了吧，但我的故乡在今天是否也在吼呢？

父亲在日，尝告我曰：昔者尚书太公与崇祯皇帝闲谈，皇帝询及吾乡情况，尚书太公以十四字作答：“乾柴白米岩骨水，嫩笋绿茶石板鱼。”是这样世外桃源的故乡，怕已未必再见于今日了。我也不愿我的故乡，终于成为桃源。能斗争，才能存在；能奋发，才能进步。旧的让它死去，新的还须创造。失了乡土的同胞，我亦正与之同运命。而挺拔自雄却寒御暑的笋竹的英姿，该是我们所应学取的吧！

吃笋之余，有感如右，非为怀旧，藉以自惕云耳。

（选自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《鲁迅风》第五期）